

<<第九个寡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第九个寡妇>>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4231

10位ISBN编号：7561344236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严歌苓

页数：285

字数：25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九个寡妇>>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她的转型作。

作品讲述了中原地区一个叫王葡萄的寡妇在土改时期藏匿其地主公爹的传奇故事，时间跨越二十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

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人的传奇经历相结合，深远的济世情怀与浓郁的生活气息相结合。

王葡萄是严歌苓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女性角色之一，

强大而嚣张、坚忍而娇媚，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使其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

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与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写出了人性的灿烂，体现了民间大地的真正的能量和本原。

<<第九个寡妇>>

作者简介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

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

严歌苓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创作了《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人寰》《白蛇》《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

她的作品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故事性、画面性，其生动流畅的语言，细腻准确的描写，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深受各界好评。

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

多部作品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最近几年的有《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

<<第九个寡妇>>

书籍目录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第九个寡妇>>

章节摘录

壹 她们都是在四四年夏天的那个夜晚开始守寡的。从此史屯就有了九个花样年华的寡妇：最年长的也不过二十岁。最小的才十四，叫王葡萄。后来寡妇们有了称号，叫做“英雄寡妇”，只有葡萄除外。年年收麦收谷，村里人都凑出五斗十斗送给英雄寡妇们，却没有葡萄的份儿。再后来，政府做大媒给年轻寡妇们寻上了好人家，葡萄还是自己焐自己的被窝，睡自己的素净觉。那个夏天黄昏村里人都在集上看几个闺女跟魏老婆儿赛秋千。魏老婆儿七十岁，年年摆擂台。一双小脚是站不住了，靠两个膝盖跪在踏板上，疯起来能把秋千绳悠成个圆满圈圈。就在魏老婆儿荡得石榴裙倒挂下来，遮住上身和头脸，枪声响了起来。人还噤在一声吆喝中，魏老婆儿已经砸在他们脚边，成了一泡血肉，谁也顾不上看看老婆子可还有气，一条街眨眼就空了，只有魏老婆儿的粉绿石榴裙呼扇一下，再呼扇一下。假如那天葡萄在街上，魏老婆儿说不定会多赛几年秋千。葡萄在，葡萄常赖在秋千上，急得魏老婆儿在下面骂。葡萄听见响枪也不会头朝下栽下来，把人拍成一泡子血肉。对于葡萄，天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听人们说：“几十万国军让十万日本鬼子打光了，洛城沦陷了！”她便说：“哦，沦陷了。”她想的是“沦陷”这词儿像外地来的，大地方来的。葡萄那天给她公公收账去了。她公公看中她的死心眼，人不还账她绝不饶人，往人家窑院墙上一扒，下面窑院里的人推磨、生火、做饭，她就眼巴巴看着。有时从早到晚，窑院里开过三顿饭了，她还在那儿扒着。要问她：“你不饥吗？”她说：“老饥呀。”假如人家说：“下来喝碗汤吧。”她便回答：“俺爹说，吃人嘴短，账就收不回来了。”人说：“不就欠你爹二斤‘美孚’钱吗？”她说：“一家欠二斤，俺家连汤也喝不上了。”葡萄的公公叫孙怀清，家里排行老二，是史屯一带的大户，种五十几亩地，开一个店铺，前面卖百货，后面做糕饼，酿酱油、醋。周围五十个村子常常来孙二大的店卖芝麻、核桃仁、大豆，买回灯油、生漆、人丹、十滴水。过节和婚丧，点心、酱油都是从孙家店里订。收庄稼前，没现钱孙二大一律赊账。账是打下夏庄稼收一回，秋庄稼下来再收一回。眼看秋庄稼要黄了，还有欠账不还的。孙怀清便叫儿子去收。孙怀清嫌儿子太肉蛋，常常跑几天收不回钱。再逼他，他就装头疼脑热。葡萄这天说：“我去。”晚上就把钱装了回来。村里传闲话的人多，说孙怀清上了岁数忘了规矩，哪有一个年少媳妇敢往村外跑的。孙二大只当没听见。走上魏坡的小山梁子，葡萄听见了枪声。魏村和史屯就隔一道坡，坡上的土怪异，形成直上直下的土崖，没有成林的大树，一些灌土从崖壁横

<<第九个寡妇>>

生出来。

这些土崖和灌木便成了屏障，一个拐弯，才发现迎头走来的那个人已到了跟前。

葡萄站住脚，看枪声惊起的麻雀把天都遮阴了。

昨天夜里山里跑出来几个“老八”，来史屯街上找粮，到第二天下午才把粮筹齐，刚要回山，碰上两个扯电话线的鬼子，顺手就宰了。

没想到电线杆顶上还有一个鬼子，把消息从电话里传回鬼子兵营去了。

人们在史屯街上看秋千时，一个连鬼子已包围过来，官道民道，羊肠小道一律封住。

葡萄落下目光，看见一个人影从土崖那一面闪出来。

这是个穿黄军装的小伙子，比她男人铁脑还小，嘴唇上的黑茸茸还没挨过剃刀。

这是个鬼子。

仗打了七八年，她还头一次跟个鬼子脸对脸、眼瞪眼。

年轻的鬼子跟她说了句什么，刺刀向外面挑了挑。

她不懂，还看着他。

他上前半步，刺刀尖横过来，用枪杆往外推了几下，脸上不耐烦了，牙也龇了出来。

牙可是真白。

葡萄往后退了一步。

他再往前一下，枪又一推挡。

葡萄明白了，他是把她往外撵，不让她回史屯。

她急了，忘了鬼子不懂她的话，大声说：“俺回家做饭呢！”

鬼子回了她一句，恶得很。

她做了个端碗喝粥的动作，嘴吸溜吸溜响。

鬼子明白了，枪一撤，头一摆，她走了过去。

还没下坡就见四面八方的鬼子把村里人往空场上赶。

场子一头搭的小戏台还没拆，是夏庄稼收下后办社火搭的。

人群里没有闺女，都是媳妇。

闺女们都藏在各家廖道下或水井里，粮食也藏在那里。

葡萄跟村里的媳妇、老婆儿们站在场子一边，男人们站在另一边。

一两百鬼子浑身汗得透湿，枪都上着刺刀，围在场子四周。

隔着几步，人都觉得让枪口指得后脑勺发胀。

葡萄的男人铁脑跟所有男人一样，两手捧住后脑勺，蹲在地上。

男人们的脚都拴了指头粗的电缆，四五个人串成一串。

集上卖烧田鸡，就这么个穿法，葡萄心想。

男人女人之间，留出二十步的距离。

中间走着两个人，一个是挎长刀的，一个是挎短枪的。

两个人走过去，走过来，步子不快不慢，出左腿出右腿都有商量似的。

两袋烟功夫，男人女人都让他们走得心乱气短。

挎长刀的那个人一下子停住，挎短枪的人没提防，一步已经出去，赶紧又退回来，两个膝头一颠。

挎长刀的人跟他说了一句话，斯文得谁也没听见声音。

挎短枪的人亮开嗓子说：“大爷大娘们，大哥大嫂们！”

原来这货是个中国人。

村里人不懂也有翻译这行当，只在心里叫他“通翻鬼子话的”。

翻过来的鬼子话大伙渐渐明白了：场子上这几百人里有十来个八路军游击队，他们是杀皇军的凶手。

人家皇军好好在那里架电话线，你就把人家给杀了。

良民们能不能让凶手逃过惩办？

不能够！

再往下听，人们眼皮全耷拉下来，腿也发软。

<<第九个寡妇>>

鬼子要媳妇们认领自己的男人。

媳妇们都一动不动，大气不出。

不用看脸，光看脚也知道谁生谁熟。

十来个“老八”比她们男人皮要白些，白天歇着夜里出动的缘故，也不如她们男人硬朗，吃得太赖，饥饱不均。

老婆儿们把五六十岁的老汉们认了出来。

场子上还剩的就是青壮年。

一个年轻媳妇站起来，头低着，木木地朝男人那边走。

她叫蔡琥珀，是前年嫁过来的，怀头一胎时，摇辘轳把打井水手软了，辘轳把打回来，打掉了肚子里六个月的男孩。

第二胎生的是个闺女，从此公婆就叫她拉磨，把牲口省下，天天放在野地吃草。

她走了五六步，停下，把怀里抱的闺女送到她婆婆手里。

这时她抬起头来。

男人们从来没见过她眼睛什么样儿，她老把它们藏在羞怯、谦卑，以及厚厚的肿眼泡后面。

这回他们看见了她的眼睛了。

她的眼睛原来也跟黑琉璃珠搁在白瓷棋子上一样，圆圆的好看。

她把这双眼在他们身上走了一遍，又藏到眼皮后面去了。

然后她脚步快起来，走过头一排男人，跟她男人照面也不打就错过了过去。

她低头埋脸，扯上那个三十来岁的“老八”就走。

翻译看出这汉子的手在年轻媳妇手里挣了一下。

但翻译没说什么。

这不是他的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一完快回洛城去。

蔡琥珀把汉子领到场子南边，眼一黑，头栽在汉子的肩上。

八爪“老八”都给救下了。

一个老婆儿往地啐了口唾沫。

她媳妇认回个“老八”来，把她儿子留下当替死鬼，她恨不得马上咒她死。

这时走出来的是葡萄。

葡萄刚迈出一步就看见蹲在第一排末尾的铁脑。

他蹲得低，上身差不多趴在了大腿上，两手再去捧后脑勺，看上去活受罪。

他看了葡萄一眼，就低下头去。

葡萄肯定解恨了，这么多年他不理她，作弄她，种种的恨葡萄今天都能解了。

她认个“老八”，从此出了气。

连两个月前圆房，他都没好气给她。

对于铁脑，丢脸不叫丢脸，它就叫王葡萄。

现在葡萄可要出气了。

葡萄走得很慢。

兴许人们心焦，觉着她走得慢。

从她背后看，葡萄还是个小闺女，个头不小罢了。

圆房那天，孙家的客棚搭了十来个，棚边缘上的“胡椒眼儿”部是用阴丹士林蓝布新搭的。

办喜事当天，院子里垒了三个八风灶，请了洛城的两个掌勺师傅和一个打烧饼师傅，流水席从中午吃到晚上。

全村的板凳、桌子都借去，还是不够，开席前又去街上小学校借。

葡萄没有娘家，是给一帮逃黄水的人带到史屯的。

直到她圆房这天，村里人才想起多年前孙怀清买下一个小闺女这桩事。

葡萄给花轿抬着在史屯街上走了一趟，铁脑的舅舅骑大红马统帅迎亲的人马，压轿的、护轿的、担鸡的、挡毡的，都是孙姓男儿。

<<第九个寡妇>>

葡萄嫁得一点不委屈不寒碜，场面毫不次于这一带任何一家大户嫁女。

停了轿，打起帘子，全村人看见走下来的王葡萄没有披盖头，就是两个黑眼镜遮住眼，头发也不梳髻，齐耳打了个弯弯，脑袋顶上是一项红绒花头冠。

村里有跑过西安郑州的人，说这是上海时兴的新媳妇头饰，盖什么头？

大地方成亲前脸蛋何止是看过，亲都亲过。

葡萄和铁脑一锅里吃，一坑里厕都七八年了，还用掀挑盖头吗？

不过人们都觉得戴一副黑眼镜，多俊气的脸蛋都能毁了。

葡萄还差两步就到男人们面前了。

她不走了，对着铁脑说：“还不起来！”

铁脑飞快地抬头，看她一眼。

想看看葡萄和谁拿这么冲的口气说话。

看看她和谁这么亲近，居然拿出和他铁脑讲话的恶声气来了。

他发现葡萄盯的就是他。

“叫你呢，铁脑！”

葡萄上前一步，扯起比她大三岁的铁脑。

铁脑等着一个鬼子上来给他解脚上拴的电缆。

每回他在枣树林子里跟男娃们玩耍忘了时辰，葡萄就会远远地喊过来。

她喊：“看见你啦，铁脑！”

往哪儿藏哩？

……回家吃饭了！

……咱吃捞面条！

……打蛋花哩！

……还搁大油！

你回不回？

……叫你呢，铁脑！

……”那时她八九岁，他十一二。

从场子这头往那头走的时候，葡萄不跟铁脑拉扯着手，不像前面救下老八的那八个年轻媳妇。

假如那个翻鬼子话的人懂这一带的规矩，肯定就看出蹊跷来了：此地女人无论老少，都是男人屁股后头的人；没有谁家女人和男人走一并肩，还手扯住手。

葡萄和平常一样，跟铁脑错开一步，他走前，她在后。

铁脑去史屯街上上学，葡萄就这样跟着，手里提着他的蒸馍、书包、砚盒。

只有两回例外，那是看戏，葡萄个子矮，铁脑把她扛在脖子上。

一面扛着她一面赌咒：“下回再带你看戏我就属鳖。”

第二次她讨好他，骑在他背上说：“油馍我都省给你吃。”

“油馍就够啊？”

“那你要啥？”

给你做双鞋？”

“你会做鞋？”

还不把后跟当鞋脸？”

葡萄却是在十二岁那年给铁脑做了第一双鞋，底子纳得比木板还硬。

……

<<第九个寡妇>>

编辑推荐

一个十四岁守寡的童养媳一生与九个男人的纠葛。

“第九个寡妇”是一个快乐寡妇，但这个快乐寡妇并不似林语堂笔下的其快乐源泉来自西方文化的寡妇，严歌苓写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寡妇，她来自民间，像一只在乡野林间飞上飞下的喜鹊，体现出一种民间的快乐精神。

她虽然是小说中的第九个寡妇，却是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快乐寡妇。

<<第九个寡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